

胡辛文集 叁



生命的舞蹈

Shengming De Wudao

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

胡辛◎著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1487389

胡辛◎著



生命的舞蹈

Shengming De Wudao

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



淮阴师范学院图书馆 1487389



江西教育出版社
JIANGXI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生命的舞蹈: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/胡辛著.

—南昌:江西教育出版社,2012.6

(胡辛文集)

ISBN 978-7-5392-6481-3

I. ①生… II. ①胡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93279 号

生命的舞蹈——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

shengming de wudao—jiangjingguo yu zhangyanuo zhi lian

胡 辛 著

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

URL: [http:// www. jxeph. com](http://www.jxeph.com)

E-mail: [jxeph@public. nc. jx. cn](mailto:jxeph@public.nc.jx.cn)

(南昌市抚河北路 291 号 邮编:330008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江西华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720 毫米×1000 毫米 16 开本 25.75 印张

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92-6481-3 定价:39.00 元

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

电话:0791-86710427(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)

赣版权登字—02—2012—61

目

录

总序 / 4

引子 / 10

第一章 烽火春梦 / 15

一个女人 一个男人 在即将沦陷的古城相遇却未曾相识

第二章 国破山河在 / 35

缘分 铸就了这位三十岁男子事业的基石 却也镌刻下孽缘的凹槽

第三章 青山遮不住 / 75

传奇的经历 传奇的现实 炫耀这个中年男子传奇的辉煌 执著的寻觅 执著的进取 濡染这一个贤淑女子生命的悲凉

第四章 赤珠岭之恋 / 100

政界与情场 血的战场与爱的祭坛 人格的沉沦与人性的升华 旧痕新伤与千疮百孔 不可理喻与无须理喻

第五章 子规声里雨如烟 / 136

三次爱恋 三次离合 灵与肉 情与理的冲撞崩裂 如烟往事怎忘却

第六章 山回路转伴君行 / 180

深山古刹热水村 马祖八境崆峒山 他与她在爱的

目 录

旅途中形影不离 朝夕共处 是命运之神的偏爱 抑或“来日苦短”的预兆

第七章 吹皱一池春水 / 206

惘惘的威胁 阴恻恻的暗查 酸酸的嫉妒 沉沉地挤压着这一对非法情侣 然而 这一切只不过是风乍起掠过的微澜

第八章 长河落日圆 / 236

无论远走高飞到哪里 都梦萦魂绕着对这一个女子不无感伤的思念 孤寂的历史镌刻于自然的景观 惨淡的未来隐匿于变幻的现实

第九章 茫茫天一隅 / 254

是爱的结晶 亦是命的苦果 是人生新的起点 亦是死亡的沉沉帷幕

第十章 漓江春早 / 272

母以子贵 亦不乏母因子遭祸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

第十一章 匆匆春又归去 / 291

她的柔弱和她的坚忍皆因她是一个觉醒的女性 她的卑微和她的伟大皆因她是一个觉悟的母亲

第十二章 魂断桂林 / 315

神圣的爱 神秘的死 神奇的葬 母性的伟大 情人的悲剧 永恒的遗憾

第十三章 多情反被无情恼 /345

遇穷途大哭而返 谁能感受到这寸柔心的悸动呢

这是爱的失败 却也是爱的明智 对男人尤其如此

第十四章 此恨绵绵 /371

最大的痛苦是难言的痛苦 最大的遗憾是不能弥补

的遗憾 二十九岁女人的悲怆浇铸进这个男子半个

世纪的生涯

尾声 / 395

后记 /407

目

录

总序

我喜爱蔷薇雨。

如果女性注定与花有缘，那么开在暮春的最后的蔷薇恐怕该属于我。过了盛期，不见缤纷，却有兀傲；不见娇柔，却有单瓣野蔷薇的清芬与野气；自然，还少不了也能刺痛人的不算少的刺儿。

而滋润蔷薇又凋零蔷薇的雨，则交叠着繁华与荒凉，浓缩着生命与消亡，叫你咂摸出那原本无法透彻的人生的滋味。

我跟蔷薇雨有缘。1996年暮春作家出版社推出了我的自选集四卷本，含长篇小说《蔷薇雨》和三部传记——《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》、《张爱玲传》、《陈香梅传》。2005年晚春，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又由21世纪出版社再次推出，像是生命的二度春，前四本之外，加了长篇小说《怀念瓷香》与论著《我论女性》。有意思的是，2012年蔷薇花开时，我的自选集六卷本将第三次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，这回，将论著《我论女性》换成《赣地·赣味·赣风——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》，这部近80万字赘著曾让责编先生莫展一筹，可最终还是没有割舍某部分而让她整体诞生，算是勉为其难了。

其实，还是16年前的那句话：我钟情的是小说，而不是传记。宗璞先生推崇一位英国评论家的话：小说是蒸馏过的人生。不管我的蒸馏技术如何，《蔷薇雨》、《怀念瓷香》毕竟将我半生对古城南昌、瓷都景德镇的种种积淀，苦痛又欢畅地蒸馏出来。因了岁月的沧桑，更因了现代化都市模型的诱惑，古城古貌古巷古宅正在一天天消逝，面对准摩天大楼立交桥的晕眩，我愿我的《蔷薇雨》和《怀念瓷香》，以我这个女人的眼睛，为这方水土这方女人留下一点文字的摄影、笔墨的录相。有人叹说《蔷薇雨》“俨然一部现代《红楼梦》”，有人则俯瞰曰“不过一市井小说耳”，或假或真，对我来说，很是珍惜这两句，这是我梦寐以求的“味”。1991年6月我曾应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之约将其改编成30集电视连续剧，并于1992年10

月由“中心”出了 65 万字的剧本打印本数十套,历经花谢花开几春秋,终于 1997 年冬由上海永乐影视集团求索制作社和江西电视台联合摄制成 28 集电视连续剧,1998 年暮春季节,热播于大江南北,颇获好评。都说当代题材的电视剧如女人般经不起老,《蔷薇雨》与我的处女作《四个四十岁的女人》一样,可是扛住了岁月的沧桑!

《怀念瓷香》原名《陶瓷物语》,2000 年秋曾由花城出版社出版,也得到不少读者的挚爱,与其说写的是陶瓷的故事,不如说还是女人的故事。因为陶瓷的烧炼,太像人生,尤其是女人的人生!土与水,在火的炼膛里,揉合撕掳、爱恨交加、难解难分,当天地归于平寂时,结晶出的,可能是合格的陶瓷品,也可能是鬼斧神工不再有二艺术峰巅,还可能是次品,乃至废品,但不论结晶成什么,你再也回不到原初的土与水了,永远不再!这就是人生。而愈是精美的瓷,愈经不起碰撞,你千万别以为烈火的考验能铸就钢筋铁骨,非也,只要不小心轻轻一碰,它就摔得粉粉碎!这太像人的感情,尤其是女人的感情。《怀念瓷香》将我从 22 岁到 30 岁在瓷都景德镇的人生阅历伤怀其间,是走过岁月仍难以忘怀的追梦。1991 年我作为 4 集撰稿的 9 集电视系列片《瓷都景德镇》是中国第一部关于瓷都的大型专题片,获得了中国电视二等奖;2004 年秋我率江西高校第一个广播电视艺术学硕士点首届研究生拍摄的 9 集电视系列片《瓷都名流》,于 2005 年元旦始在江西卫视播放,被瓷都陶艺家称为:“格调最高、艺术性最强。”“出乎意料的美、自然、真实,且感人。观人多曰:好看!太短了!还没看够!”的确,瓷都景德镇,溶入了我太多的挚爱。当然,在《怀念瓷香》中,陶瓷是真实的,故事是虚构的。但不管怎么说,陶瓷给人的总是永恒的惊艳。

我的传记,其实也应该称为传记小说。《蒋经国与章亚若之恋》创作于上世纪 80 年代末,因种种原因捱至 90 年代初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。该长篇传记源于童年听来的故事。我的父系母系家族似皆有传奇色彩。我的大姑爹李郁是 1927 年参加南昌八一起义的主席团成员——工商界的代表,他并没有随军南下,吃了些苦头后便一心一意立足商界。我的父母的证婚人刘己达正是大姑爹请来的,这个刘己达便是 1939 年早春在信丰挨过打的赣南专员,蒋经国后来正是取代了他的位置。我的外祖父在南昌时则于一偶然的机缘,搭救过兵变中的军阀朱培德,后来外公开了钱庄,但席卷全球的墨西哥白银暴跌风浪中,他也一头栽到底。1938 年我父、母两家族皆逃难到赣州,外公不久病逝,三寸金莲的外婆强

撑门户。外婆家在南昌时的女佣蓉妈,到赣州后曾在章亚若母亲家帮佣,她没有割断与外婆的走往。这两位都爱抽水烟的主仆,绵长而隐秘的谈评话题之一便是章亚若神秘的死,这话题一直延伸到胜利后两家族回归南昌,延伸到外婆去世。一旦发现托着腮帮偷听得入神的我们姊妹时,外婆会骇然告诫:别瞎传啊,要命的事。既然是要命的事,为何主仆年年月月爱听爱说?在赣南时,我的父亲胡江非从事音乐事业,我的二舅吴石希就是话剧《沉渊》的主角,《沉渊》公演之际正值章亚若猝死,蒋经国狂暴无理地禁演该剧,那时正是我表舅吴识沧领着他们不知深浅地与蒋经国抗争了一番。固然我开笔写这部书时,又寻访了一些有关的人物并参阅了有关史料,但这故事已在我心中积淀了许久许久。我想,这仍是女人的故事,悲怆的江西女人的故事。2011年10月20日,蒋孝严先生在台北亲口对我言:“你的这本书是最早的、第一部全面深刻写我母亲的,我从头至尾、从头至尾读了,很感动。”该书原名《章江长恨歌》,后海峡两岸出版人都改为现名,大概是从“名人效应”考虑吧。

《最后的贵族·张爱玲》(1996年收入我的自选集时更名为《张爱玲传》,现恢复原貌)杀青于1992年,因种种原因捱至1995年暮春和仲秋才分别在海峡两岸出版。仿佛是张爱玲在成全此书,据说解放日报刊出书评《“看张”的新文本 / 读〈最后的贵族·张爱玲〉》的当天傍晚,新民晚报即登出张爱玲去世的悲讯。我想此书被评为华东地区优秀畅销书,十几家报刊发消息发评论连载等跟这不无关联。生命是缘,从某种视角看这算小奇缘吧。但我的心并不狂喜。想张爱玲人生,肉身处于繁华热闹中,灵魂却寂寞荒凉;张爱玲辞世之时肉身极至荒凉,灵魂却无法拒绝热闹。也许,荒凉与热闹的种种碰撞才生出形形色色的传奇?

关于《陈香梅传》创作的前前后后,我已在该书的后记中作了冗长的描述,在此无须赘言。从认识她到塑造出她的文学形象,头尾不过两年,虽是有意识地走近她,但不能说是走进了她的心扉。1997年7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美访问时,未能见着她;2004年9月底至10月初,我应纽约大学之邀,再次赴美作学术交流时,非常遗憾,又未能联系上她。我不知道,我是否写出了——一个真实的她?我只求在广袤深邃的历史背景中,勾勒出这一个女人寻寻觅觅的人生轨迹和起伏不已的情感波澜而已。

本事一经叙述就成了文学。张爱玲说过:“历史如果过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,便成为小说了。”我的传记文学,是传记小说。传记可以说是一

种怀旧,一种追忆逝水年华,一种人类对人无长久的无可奈何的哀悼!传记就像一张沉入岁月的河里的网,到得一定的时机,便迅猛地将它扯上岸,作一检点,作一总结,以为网住的都是精华,都是最实质的,其实天晓得。网眼有大有小,再说适中的也并不一定是最本质的。

如果说每个人的人生都是一部长篇小说,我的人生近不惑时才与编小说纠葛在一起。只是我述说我的人生时人们说我在编小说,我编出小说时人们却说那是我的人生!我的真实人生不乏传奇,我的虚构小说却编不出传奇。

在数量和重量上,1996年的自选集,传记压倒了小说;2005年、2012年的自选集,都力图打个平手,《我论女性》的前半部为论说,后半部附录我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;《赣地·赣味·赣风——在流变与永恒中的地域文学艺术创作》前面为论说,后面是我创作的影视文本;仿佛想作个见证,赣地老女子我就是这样看女性写女性的。也像是犹在镜中,虽然红颜早已老去,但自己仍自在地久又久久地又细细地端详自己。当然,心并不满足,仍有失落,走了很久很久,回头看看,幸而仍是“女人写,写女人”,我心依旧。

蔷薇雨中的女人的形形色色的故事,会像“流言”般撒播么?

1996年的暮春,我致谢作家出版社和责编李玉英女士,因为能早早地在京都出这么一套齐楚可观的自选集,他们对我的确是鼎力扶植。2005年的蔷薇雨中,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老朋友张秋林先生的鼎力相助下,六卷本的胡辛自选集又自信面世。2012年蔷薇雨中,六卷本胡辛自选集三度登场,仿佛总也没过气,总也不见老似的,怎么说都是件高兴的事。感谢江西出版集团副总傅伟中先生,感谢责编熊侃先生,他们始终尊称我为老师,其实,我与他们亦属忘年交。感谢南昌大学的扶植。我信:清泉汨汨,真诚如一,定会滋润一方青翠田园的。

我自信我留着一份懵懂的真诚,对人对己。

爱读惠特曼的诗:“我愿意走到林边的河岸上/去掉一切人为的虚饰/赤裸了全身/我疯狂地渴望能这样接触到我自己。”

胡辛于南昌大学

原序写于1995年12月27日

补充于2004年10月8日自纽约大学归来

再补充于2012年2月2日

仔细端详。

天地张小纸小，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木椅就满了。周溪鞋玉板茶壶玉板小天地却不显得拥塞。海青色的罗纱帐中斜挂一丈洞箫，海青色的床罩被褥纹丝不染，墙上挂着一幅花鸟直幅，一树梨花蹴蹴茂，那西窗之外一片梨花却掩映着几丝花似的；写字桌上铺着笔墨纸砚，毛边线纸上画一些芭蕉，芭蕉根下一只母鸡啄着几粒芝麻，那鸡雏觅食，墨迹未干，院中与直幅一样题“梨花与”。

藤络侧过下不胜惊讶了：“你画的？怎么这么好？”

辛丑花头侧飞起了红掌：“这是家父传授的画学。信手涂鸦，让你见笑了。”

藤络侧纹坐榻上，仰视着她：“那时你让我发现你字与画的功力与智慧，那时我发现你京韵唱得富有韵味，今夜又发现你画国画颇有意境，看来你依一口莲花丰富的所养，总让我发现你有新的收获。”

辛丑花头侧要时侧侧侧：“才疏，你

……见笑了。”

蒋经国也觉得比喻欠妥，呵呵笑着，反客为主：“你坐呀。”

堂间真真太小，彼此都感觉如心跳和呼吸的急促。蒋经国毕竟洒脱，站了起来：“还有大纸的毛边纸吧，让我来画一幅吧。”

这就打破了僵局，铺纸、研墨，在蒋经国站了起来；蘸墨、挥毫，蒋经国侧身以胸有成竹的丹青快手。

但见水墨淋漓，横云泼纸：两岸青山茂林苍莽苍，中间仅留一条白线般的湍急江河，河中有几块舟舫起伏跌宕——那浑厚雄浑、苍劲沉郁的气氛扑面而来！

巨幅画，巧在笔墨不多，以墨线疏梅细竹，称量画法难，往往吃力不讨好。但蒋经国似选择了智者，不知其中见巧还是巧中见拙？

一画呵成，放下画笔，蒋自信地问道：

“如何？可入得了流派？”

“为什么非得入已成流派，不能自成流派呢？家父最欣赏南齐宗炳画家秋游，他也爱

引 子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

——白居易《长恨歌》

1987 年秋。

秋风萧瑟，秋水澄澈。

台北市郊北安路大直官邸，笼罩着静谧又焦灼、神圣又浮躁的气氛。一双双眼睛一颗颗心，关注着昏睡于病榻的七十七岁老人，生命若纤弱飘忽的游丝，维系着这位在台湾拥有不容挑战的绝对权力、威严的主宰者的地位，可是生命岂止是走向深秋？

去日苦多，来日不长！

“咕噜咕噜”，轻微混浊的响声如同沼泽地泛起的泡沫，恐惧攫住了所有的人！真正的死一般的静默中，家人、亲信，甚至御医一瞬间都像被浇铸的青铜塑像一般，动弹不得，忘了呼唤，忘了抢救，死——难道就这样来到了吗？

“咕噜咕噜……般若般若……”

混浊声却陡地变得明晰祥和，伴着室外天际琮琤琤琤的秋声，犹如遥远的天国悠悠飘来的乐声，这是吉祥的福音，正欲抢救的御医松了口气，余者亦不约而同立了起来，伸长颈脖垂首对着老人，等待着伟人冥冥中的昭示。

“……亚若……亚若……亚若！”

漂泊孤岛三十八年，无根的生涯中他第一次呼唤这个女子的名字！时间空间流逝的风景，变迁的生命在这短暂的几秒钟凝固成一个永恒的“爱”字！

亚若！

过来人年轻人，知情人糊涂人，同情人憎恶人，全为这刻骨铭心、一往情深、痛苦悲怆却九死不悔的呼唤镇住了！

亚若——这个身与名俱被埋藏了的南昌女子，这个在官方民间皆讳莫如深的话题，此时此刻，却从禁忌者的嘴中冲决了禁忌！

四十五年的缄口忘却，何时又曾忘却？

四十五年的生离死别，何处可话凄凉？

当死神青铜色的羽翼裹挟着人的时候，政治的甲冑、世俗的外衣、人格的面具终于一一卸去，死还原为生，如同七十七年前他赤条条降生于溪口丰镐堂一般，痛痛快快呱呱大哭。

埋葬已久的爱，如洪水汪洋将性灵堤坝冲缺崩溃；隐秘难言的爱，终于在孤寂衰老的心田作了惟一的奔腾的突发，尽管一切在病魔缠身似不自知的境况中。

他，同样也是人，而不是神。

哦，森郁参天的松林涛声阵阵，伴随着祖母和母亲喃喃的诵经声；白桦林中早春雪融的清冽，树干上无数只眼和异国少女的眼迷惑地闪耀；哦，还有这片红土地，地地道道是他的故乡，一草一木都给了他深切的留念！桃树李树三月带雨，红伞下的那张圆脸分外娇俏；而通天岩中“拜天地”时，娇俏中分明见悲凉！春华秋实后的红土地只剩一片空旷，只有淡黄草黄橘黄米黄金黄明黄的光斑旋转变幻，宛若永无休止的轮回圈！他流连忘返，他艰难跋涉，他要挽回流逝的岁月，他要追撵上飘忽前行又断肠回眸的她！

她还是那么年轻，那么聪慧可人，那么忧悒又刚烈。

她的生命在二十九岁上画了句号。

他却老了，拖着被糖尿病折磨多年的躯体，气喘吁吁徒劳地追撵，一时间云遮雾障，天近黄昏，饥渴难忍中猛见一旗幡煞是醒目，上书“孟婆茶”；茶铺旁似有古老破败的木桥，当是“奈何桥”了，桥下有微波不兴却也川流不息的河水，那当是人类眼泪汇聚而成的渊河？

水兮云兮，云兮水兮。一时间他决然驻足，不想就这么喝孟婆茶，将如烟往事俱忘却！

三十八年前五月的一个阴霾的日子，他最后一次登上家乡普陀山的云水堂，有一老僧双手合十，念念有词：“云者，飘忽不定者是也，朝朝暮暮岁岁年年，身不由己流向他方而不知去处，云兮水兮，水兮云兮，僧尚如是，世人何能弗是耶？”他怅然无语，步出云水堂，但见云涌云散，脸眼皆濡湿，他痛切地预感到，即将乘桴浮于海，怕是诀别大陆！天意难违！命运为什么总是轻而易举地摆布他？他的事业他的恋情无不烙刻下悲剧色彩。

他曾经以为他是风，而她是他能带走的一片云，他曾要她彼此以“慧风”“慧云”相称，孰知风云含着伤心的玄机啊！

大陆一别，眨眼三十八载。他励精更始了吗？他只是依然故我保持赣南时的作风，崇尚节俭反对奢靡，在简朴的住所吃完简单的晚餐，他爱随意翻几页小说，也爱收看电视中的戏剧节目，犹爱平（京）剧，怦然心动处不忍卒看！白天，他常常穿着随便，不声不响去到乡野深山察访民情。饿了，就在乡村的咖啡馆里吃碗面条，端着面碗，有时会痴迷一阵，是忆起了她给他做的第一顿饭菜？有时他会在一眼喷泉、一匹瀑布、一座古刹、一块飞来石、一隅田野旁默立良久，不知此时是何时，此身在何处？岁月使怀旧之情愈来愈醇烈，人生貌似巧合的相遇相知并不多，这缭绕着他的一片云，莫非就是她的魂灵？

纵使相逢应不识！

可他还是执拗地要追撵上她，他要对她诉说一切。他老了，时间和病魔耗尽了他的生命力，徒留下一具貌似坚硬的外壳，只有心田还有一寸温柔的真诚，一寸从未泯灭的人性，他要奉献给她。而围着他的老臣亲信，不只是老衰而是老朽，他离不开他们却又厌倦他们；他的碧眼发妻，他的蒋氏儿孙，让他满足，让他欣慰，当他和儿孙们簇拥着老头子拍下四世同堂的彩照时，他的眉梢心头却分明留下了缺憾和歉疚……

“亚若……亚若……”

这断断续续清晰的爱的呼唤，终于叫听众做出了反应，却亦不过面面相觑、出声不得。

他?! 还将会怎么样呢?

他已经公开承认了健康状况的急剧恶化，并明确声称：没有希望、没有打算和计划把总统地位让给他的兄弟蒋纬国或他的三个儿子。

风风雨雨起起落落六十年的蒋家朝廷竟在他手中自行解体? 突然又必然的思忖中，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种族心理积淀的人心，还是受到了猛烈的冲撞。

他已经公开宣布解除戒严、开放组党，并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。

在他的有生之年，终于拆开了保守、仇恨垒筑的禁锢，顺应了民心，顺应了民主、开放的潮流，万千感慨中他的坎坷艰难复杂矛盾的人生之路，便有几许催人泪下!

那么，他的情爱史也将由他自己公布于众?

那么，他与她的非婚孪生子，也将由他钦准归祖入宗?

……

他还没有饮孟婆茶，更没有上奈何桥，桥的另一端，她又一次回眸，却对他摇摇头。

“风吹仙袂飘飘举，犹似霓裳羽衣舞。玉堂寂寞泪阑干，梨花一枝春带雨。”

他的心为之而碎。

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”

她飘然离去。

“亚若——”

他醒来了。一滴混浊的老泪沉重地镶嵌在他的右眼中，像一滴正在凝固的松脂，像一颗未雕琢过的紫色玛瑙。

天长地久有时尽，此恨绵绵无绝期。

1988年元月13日下午3时50分,蒋经国心跳停止、瞳孔散大,而告崩逝。

从1987年秋呼唤到此刻生命的终止,蒋经国再未涉及“亚若”这一名字,一对非婚孪生子也未归宗蒋姓,尽管这期间有过可以清醒地圆通地交代其事的机缘,他却仍然付诸沉默。

沉默是金。

金是重而冷的。

或许他深知爱是大水大火,任其汹涌而出,恐会毁掉一切,尤其是对至亲至爱的无辜者?或许他自知遗恨太久远太深厚,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将无济于事,不如带着负罪的爱去奈何桥?

或许他的灵魂深处亦畏惧蒋氏家族的门庭,没有自信送进这对非婚的亲生骨肉?或许他终于坦然悟之:为所谓的门庭荣耀所离弃,亦是抛却门庭的桎梏,他一生倡导平民化思想,笃信“吃得菜根,能做百事”,生于民间长于民间,历尽人间沧桑的一对儿子,正是他的平民意识付诸实现吧?

谁知道呢。

尼采说:人的可爱,在于他是一种变迁和一种毁灭。

在他,是变迁。

在她,是毁灭?

章亚若,依旧是一个神秘的谜。

章亚若,永恒地笼罩在悲怆中的南昌女子。